

and imidazole ring do not take part in coordination and NO_3^- is double coordination. The vibration peaks of carboxyl group $\Delta\nu_{\text{COO}^-}$ were plotted against the atomic number of the lanthanoids, which obeys Oddo-Harkins law.

Keywords Rare earth nitrates, Histidine, Raman spectrum

(Received Aug. 17, 1998; accepted Jan. 30, 1999)

悼念恩师高兆兰教授

黄本立

厦门大学化学系, 361005 厦门市

Obituary-Prof. Dr. Zhaolan GAO

Benli HUANG

Chemistry Department, Xiamen University, 361005 Xiamen China

1999 年 10 月 13 日,我正在京参加科学院院士增选会议,突然接到电话,通知我我国著名光谱学家、中山大学激光光谱学实验室创始人,我的恩师高兆兰教授,于 10 月 12 日下午不幸在广州病逝。噩耗传来,令我万分悲痛。桩桩往事,涌向心头。回想恩师半个多世纪以来对我恩重如山,不禁黯然泪下。

1945 年秋我进入广州岭南大学物理系学习。1946 年高先生和冯秉铨先生伉俪从美国回母校任教。当时 Dr. 高(我们在校时都这样称呼她)挂在项链上密执根大学奖给她的金钥匙。和她在二战期间在美国设计成功雷达系统中的 T-R box 而为反法西斯战争作出贡献的事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我觉得只有努力学习,掌握知识,才能为国家和人类作出贡献。

Dr. 高教我们光学,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使我们受益匪浅。她讲摄影原理、讲彩色照片材料原理,还把从美国带回来的在当时是十分宝贵的彩色反转胶卷给我们拿去实习摄影,亲自教我们冲洗出漂亮的幻灯片来。在她的启发下,我们组织了一个摄影小组,替同学们照相、冲洗、印相,收一点钱,想买一台新的放大机。不想凑了一个学期钱还不够,Dr. 高就补贴一点线,使我们终于从香港买回了一台相当不错的放大机,供同学们使用。摄影成了我的业余爱好,可以说是受了 Dr. 高的影响。

Dr. 高教我们原子光谱原理,做一些如未知波长测定等的基本实验。她告诉我们,我们用来做实验的那台石英光谱仪以前到货时失调,是她做了几十次试验才把它重新对光、调整好的。她教导我们,进行科学实验时要耐心、细心和用心,还要有恒心,不怕失败,才能成功。要把“pieces of data”加以整理、分析、归纳、推算……,才能作出结论。后来我和光谱分析结下不解之缘,在我近 50 年的“光谱生涯”中,我……直把我的启蒙恩师 Dr. 高放在心窝里。

Dr. 高不但教给我们知识,她还教我们如何做人。1949 年广州解放前有些人准备离开广州,她和 Dr. 冯却明确表示:“我们将留下来在此工作,并要把工作做好”。(“We will stay here to do our work and do it well”)这充分表现了他们热爱祖国、向往新社会的情怀和义无反顾的决心。她在生活上对我们的爱护和关怀也是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逢年过节她和 Dr. 冯都把我们叫到家里去一起吃晚饭,做游戏。1949 年我生病住院,她给我送钱,使我感动得流泪。1950 年 2 月我跟几位学长一起北上长春参加工作。临行前 Dr. 高和 Dr. 冯给我们饯行,鼓励我们要好好工作,为新中国作出贡献。我离校五十年来,Dr. 高还是一如既往地不断给我以教诲、关怀和鼓励。她在年过八十时还能准确无误地叫出我们一家五口的名字,还经常给我女儿和后来的外孙女送玩具、食品等。有这样一位慈母般的恩师,我真觉得自己三生有幸。如果我在事业上有任何成就,在人生道上没有走错方向,这都是和 Dr. 高的教诲、关怀和鼓励分不开的。Dr. 高如今离开我们了,我们不胜唏嘘。今后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在我有生之年做好我力所能及的工作。

高兆兰教授从《光谱学与光谱分析》创刊以来,就一直是本刊的顾问。现在我借本刊的一角,刊登我对恩师的怀念,寄托我的哀思。我想广大光谱同行也会和我一样,缅怀高兆兰教授,她的高风亮节,将鼓舞我们为光谱事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高先生,您安息吧。